



台风天里的甜粿香

□肖慧琴

台风天，窗外暴雨如注，雨水拍打着屋顶，带来一股泥土的气息。此时外婆家的小厨房却像一座温暖的小岛，灶膛里的火苗舔舐着乌黑的大铁锅，只等一家人都爱吃的甜粿下锅。

外婆站在灶台边，布满皱纹的手稳稳地握着葫芦瓢，将一瓢瓢清水倒入糯米粉中，动作丝毫不受窗外风雨的影响。舅舅挽起袖子，卖力地用手搅拌铁盆里的粉浆，很快额头渗出汗珠，他也不在意，只是抬手用衣袖随意抹掉。见我几个孩子在一旁眼馋地张望，舅舅便讲起自己过去做甜粿的糗事，说他小时候嘴馋，不是趁外婆不注意偷舔盆边的粉浆，就是等不及揭盖偷尝半熟的甜粿，每次被外婆抓住，定

会被她拿筷子敲打“修理”。说着说着，舅舅还感叹过去只有过节才能吃甜粿，现在可幸福多了，随时都能尝到。

舅舅话音刚落，外婆就笑着递来一个装红糖的瓷碗，招呼我说：“来搭把手，添糖咯！”我立马接过碗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往红糖里撒入盆里，经由舅舅一刻不停地搅动，粉浆终于做好了。接着外婆亲自上阵，她熟练地将粉浆倒入蒸笼，再用刮板将其抹平，最后才盖上蒸笼的盖子。

“谁来烧火呀？”外婆一开口，我那刚上小学弟弟就自告奋勇地跳出来，嚷嚷着让他试试。随后他小小的身子便蹲在灶口，学着大人的样子，拿钳子夹起几根柴柴往灶膛里塞，我也跟着蹲在

一旁，帮忙添纸团助燃。两个人配合默契，锅里的水很快就咕嘟咕嘟地冒起泡，水汽也开始从蒸笼缝隙里丝丝缕缕地钻出来。

可算等到甜粿煮熟，蒸笼盖子一掀开，一大块饱满诱人的甜粿就映入眼帘。外婆拿来一根细长的棉线，先用手扯住线的两端，再往甜粿上一压，瞬间将之一分为二。带着热气的甜粿分切成小块装盘，外婆赶紧招呼大家来尝，说趁热吃才香。

一口甜粿入口，软糯香甜，咀嚼几下，红糖的甘甜就盈满了整个口腔。弟弟怕烫，只得捧着甜粿小口小口地吹着气，吹一会儿就赶紧咬一小口，那逗趣的模样，引得外婆和舅舅都笑了起来。

青春潮起

屋外的狂风暴雨还未停歇，屋内却满是暖融融的气息，蒸笼的余温还在，甜粿的香甜裹着水汽飘得满厨房都是。外婆坐在小板凳上，看着弟弟小口啃着甜粿，嘴角一直弯着，舅舅擦了擦手，又拿起一块甜粿，边吃还边和外婆聊家常。我咬着软糯的甜粿，听着屋里的谈笑风生，一点都不担心窗外的风雨，毕竟这热乎的甜粿和一家人围在一起的热闹，比什么都让人感到安心、踏实。

(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24级学生)



正所谓一勤天下无难事，一个“勤”字，胜过无数成功学“秘籍”。

佳段选读



今天爸爸买了猪前蹄，打算做一道糖醋猪蹄。他将猪蹄切块后放入滚烫的开水中氽烫，接着撇入葱、生姜和辣椒去除腥味。过了一会儿，爸爸将猪蹄捞出，又往一口锅里倒入油烧热，之后把猪蹄放进锅里，再加入白糖、生抽和醋进行调味。为了给猪蹄“上色”，爸爸还特地抓了一小把冰糖扔进锅里，听他说只要把糖块熬成糖浆，猪蹄表面就会裹上一层漂亮的糖色，看起来更加诱人。

等猪蹄的色泽变成褐色，爸爸便往锅里倒入开水，随后盖上锅盖，改用小火慢慢地煮。一个小时过去，他才揭开锅盖，让汤汁慢慢收干。眼看猪蹄就快做好，我赶紧帮忙把提前切好的葱花撒进去。

“出锅咯！”听见爸爸这么说，我立马拿着筷子凑近，夹起一块就往嘴里送，当下还被烫得龇牙咧嘴。可肥而不腻的猪蹄让我压根顾不得烫口，接着又咬下一大口，只想再多尝尝这软糯的口感和香甜的滋味。

——《糖醋猪蹄》(刘金民，鲤城区塔新中心小学四年级)

这天，我在书架上发现了一本旧作文本，封面有爸爸的名字。翻开本子，第一篇作文的标题是《清水岩游记》，这个地方我很熟悉，上个月还跟爸爸去那里玩了一趟。听爸爸说，清水岩是游子们寄托乡愁的地方，逢年过节返乡，不少人都会来这里走一走，感受家乡的气息。爸爸还在文中写道：“三脚虎带着我们在山上盘旋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终于来到了清水岩的收费口……”我好奇“三脚虎”是什么交通工具，怎么车速那么慢？毕竟现在去清水岩，开车从我家出发只需要半个小时。爸爸还在文中提到离景区收费口不远的地方有一条石道长廊，我心想这怎么跟印象中的不同？因为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一个大广场。

这时爸爸回来了，我赶紧跑去问他：“‘三脚虎’是什么？”他笑着解释说那是过去常见的一种三轮摩托车，它的后车厢很大，能载人也能载货，用处多多。后来生活条件好了，这种交通工具才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。

——《爸爸的作文本》(李弘程，安溪县第八小学五年级)

体验秋收

□陈言孝

秋天的风裹着稻香掠过田埂时，我正跟着阿嬷往自家的稻田走去。阿嬷拉着空板车走在前头，身上的蓝布衫衣角不时被风吹起，车上放的两把镰刀被磨得锃亮，刀刃还映出了天上的云絮。“今天得把稻谷割完，不然晚了怕落雨。”听阿嬷这么说，我赶紧加快脚步，跟着她踩进松软的田垄。

此时，成熟的稻谷沉甸甸地垂着穗，风一吹，金色的浪就从田这头涌到那头，哗啦啦的声响好似在人们诉说着丰收的喜悦。阿嬷帮我戴好草帽，又教我握稻穗的法子：“左手要离根近点，抓个七八根就够了，不然割不动。”她边说边弯腰示范，左手拢住一簇稻谷，右手的镰刀贴着稻秆轻轻一划，“唰”的一声，稻谷就整整齐齐落在她的臂弯里。接着随手往身后一抛，稻谷便顺着她的力道落在地上码成堆。

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的割稻动作很生疏，

阿嬷见状便停下手中的活，走过来握住我的手，一边帮我调整镰刀的角度，一边说诀窍：“镰刀锋口要朝下斜着，别用蛮力，顺着稻秆割才省力。”学着阿嬷的样子，我控制力道再次尝试，稻谷很快被镰刀割下，切口还比之前平整。“对咯，就是这样。”阿嬷抬手帮我擦掉额头的汗，笑着鼓励说刚开始割稻谷都这样，慢慢来，掌握技巧就顺手了。说话间，阿嬷聊起过去，说以前我年纪小，跟着她来稻田干活，只能坐在田埂上玩泥巴，有次学着割了一根稻穗，还开心地说要带回家喂小鸡。我听着忍不住笑了，心想原来我早就与这片稻田结下了缘分。

渐渐的，我在阿嬷的指点下找到了节奏，左手抓稻、右手挥镰，收割稻谷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，身后地上的稻谷也堆高了。不知不觉间日头当空照了，阳光晒得我后背发烫，额头冒出的汗水也不停顺着脸颊

往下淌，可掉落在泥土里，瞬间就没了踪影。感觉手臂又酸又麻，我当下便想直起腰歇一会儿，可抬头看见阿嬷还在低头割稻，她的衣衫已经被汗浸透，手里的动作却一点没变慢。我便咬咬牙，又弯下腰继续干活，心里也忽然明白了过去阿嬷常说的那句话：“碗里的每一粒米，都是用汗水换来的。”

直到日头偏西的时候，家里那块稻田才终于割完。把收的稻谷抱到板车上，阿嬷在前拉着车，我在后面推着车走，车轮碾过田埂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看着一车劳动成果，我心中也充满了成就感。“今晚煮新米粥，再炒几个你爱吃的菜。”阿嬷的声音从前方传来，透着欢喜。

风里的稻香还萦绕在鼻尖，我看着阿嬷的背影，觉得这个秋天的收成不只有稻谷，还有和阿嬷一起



(CFP图)



阅读的滋味

□康璇

爷爷的书房总氤氲着两种香气，一种是老普洱在紫砂壶中翻滚的醇厚茶香，另一种是书本散发的淡淡墨香。也是在这里，我尝到了阅读的不同滋味。

记得那一年在书房里读《红楼梦》，我被“葫芦僧乱判葫芦案”的章节困住，只觉文字晦涩难懂，像在雾里寻路，怎么都看不清故事里的弯弯绕绕，满心是读不下去的烦躁。文中对黛玉的眼泪、宝钗的冷香丸、宝玉的通灵玉等描绘也像一团乱麻，让我理不清头绪。“这本书读起来好‘苦’。”我把书合上，忍不住发出感叹。

“你看院中那株海棠。”爷爷放下手中的茶盏，笑着拍了拍我的肩，目光望向窗外，缓缓开口。我跟着抬头，瞧见海棠的粉白花瓣正簌簌落在青石板上，又听爷爷说：“海棠花初开时娇艳，凋零时凄美，若只盯着满地落红，自然觉得伤感。读书如赏花，执着于一字一句，反倒不得其真味。”

之后再走进书房，我发现案头不知何时多了一本《说文解字》，书中还夹着爷爷手写的一张便签，提醒我遇生僻处不必急，可先查字再品

文。从此，书房里常响起沙沙的翻书声，我有时用它查找“阆苑仙葩”的释义，有时去解读“寒塘渡鹤影”的含义。不知不觉间，我能顺着文字，摸透黛玉葬花的愁、宝玉题帕的痴，再不觉读《红楼梦》是一件苦事。

一个秋日午后，我伏在案上睡着了，醒来时，瞧见手边多了一片漂亮的枫叶。询问爷爷才知是他出门拾来的，说是想着让这秋叶为我添点阅读的意趣。看着这份礼物，我还真想起了《红楼梦》中描绘的“秋爽斋”里探春起诗社的情节。

前些天爷爷整理藏书时，我无意中在一本书的扉页上看见一行清秀的小楷字：“读书之苦，如春蚕食桑；读书之乐，似破茧成蝶。”书页间的苦涩终将酿成回甘，就像窗外的海棠正在悄悄结果，青涩的果实会慢慢成熟变甜。想来这便是爷爷想教我的道理，从读《红楼梦》的苦，到如今品书的乐，我总算慢慢懂得了阅读的真味。

(作者系惠安县第一中学高一学生)

瓶子里的桂花

□陈颖昕

小时候每到秋天，我都会被后院的桂花香气吸引，时常吃过午饭，就赶紧搬一把凳子去桂花树下坐着。仅是抬头瞧瞧树上的金色花朵，我也乐此不疲。

那些小黄花宛如繁星点点开满枝头，在阳光下，犹如聚在枝头嬉戏的小精灵。时而微风拂过，桂花的清香扑鼻而来，宛如一场秋雨洒落心间，让人陶醉不已。

有时也有人陪我一起赏花，那就是奶奶。她喜欢在这时跟我念叨一些往事，从她的口中，我知道了这棵桂花树的来历，原来它是在我出生那年，爷爷特地种下的。只是这棵树种下不久，爷爷就因病去

世了，未能看到它枝繁叶茂的样子。奶奶每次说起这事，总会长叹一声，眼里流露出一些我那时看不懂的情绪，不过一转眼，她又会变回平时笑眯眯的样子，继续陪着我看花、聊天。

看见树上的桂花开始掉落，奶奶就会起身走去厨房，回来时手上还多了一个小瓶子。只见她慢慢蹲下，用手捞起一小把桂花，再小心翼翼地装进瓶子里。我好奇收集桂花有什么用？奶奶却不多做解释，只说：“等你长大后就知道啦，这桂花啊，藏着念呢。”去年桂花盛开时，我又回了一趟奶奶家，一进院子便看见她蹲着捡桂花。直到瓶子里的桂花塞不下了，她才拧上瓶盖，随后起身走回屋里。我没有出声打招呼，只是悄悄跟在奶奶身后，进屋后一瞧，才知道她把装满桂花的瓶子放在爷爷的遗像前，嘴里还絮絮叨叨，好似和爷爷讲着话。我不禁鼻子一酸，原来那些桂花不只是奶奶每年秋天的寻常收集，更是对爷爷满满、长长的思念。

(作者系南安市鹏峰二中初二学生)



(CFP图)

谁啃剩下的

假期，妈妈带女儿去博物馆，参观化石展厅时经过一架恐龙化石，女儿发出感叹：“这骨头好大呀！”妈妈刚想讲解，女儿又问：“妈妈，这骨头是谁啃剩下的？”

眼睛小

别人总说小新眼睛小，他不服。直到一个周末，他窝在沙发看电视，奶奶突然走过来关了电视，还给他盖了被子，小新才总算知道自己的眼睛原来小得像睡着。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，以便奉寄稿酬。)

金苍绣

□李睿苗

周末，妈妈带我去拜访了金苍绣传承人陈奶奶。听妈妈说，金苍绣是刺桐绣里的一种老手艺，相传它和唐代的“蹙金绣”一脉相承，最早叫做“金葱绣”。因为使用的金线像葱，而闽南语中“葱”和“苍”同音，所以又被称为“金苍绣”。

见我很好奇金苍绣的样子，陈奶奶便拿出几件她制作的绣品，其中一幅名为《金龙戏珠》特别显眼，因为布上有一条金龙盘绕，那张嘴吐珠的模样真是栩栩如生。我忍不住伸手摸了摸，这才发现龙爪下的祥云竟是凸起的，陈奶奶解释说这叫“填空绣”，传说唐宫中娘娘们的衣裳就是用这种方法绣制的。

激烈的篮球赛

□曾美萍

哨声响起，抛向空中的篮球在阳光下划出一道弧线，我们班与隔壁班的球赛也拉开了帷幕。场边的记分牌被风吹得微微晃动，仿佛也在期待着这场对决。

我方队员率先运球，篮球在地板上发出有节奏的砰砰声，好像一颗跳动的心脏。我方队员好不容易冲破防线来到三分线外，还没等他尝试投篮，对方队员已经冲上前展开防守，丝毫不给我方发挥的机会。

这时，我方另一名队员抬手要球，持球队员立刻心领神会，只见他左手护着球，右脚往后一撤，随即转身躲过对方队员的阻拦，顺利地把手球传到队友手中。篮球在接球

十年。跃跃欲试的我忍不住照着陈奶奶教的方法，试着在布上绣祥云，可手总不听使唤，红线和金葱线老缠在一起。陈奶奶没有笑话我，而是耐心地教我怎么把线拉紧、怎么让针脚整齐。慢慢地，我也能绣出一小朵祥云，虽然样子不精致，比不上陈奶奶绣的，但看着那些金边纹路，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。

这一天，我不仅了解了金苍绣的来历，也亲身体验了绣制的过程，更明白了这看似简单的刺绣，要做好得下这么多功夫，也难怪它能成为让人珍惜的非遗传技艺。

(作者系泉州市通政小学五年级学生)



(CFP图)

走了。接下来的比赛里，双方队员你争我夺，传球、防守都特别认真。比赛结束的哨声终于敲响，我们班赢得了比赛，队员们围在一起击掌、拥抱，即使累得气喘吁吁、汗流浹背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。

(作者系丰泽区第三实验小学六年级学生)